

煨罐里的温暖

□ 乔加林

人过四十,会开始怀旧,一点都不假。我经常在睡梦中梦见过的人和事,童年、少年时的记忆,经常自觉不自觉地找上门来,让我不由自主地去回忆、思索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我出生在苏北一个偏僻的乡村,那时物质匮乏,大人们常说穷得叮当响。那时的乡村,日子过得很清苦,冬天想要洗个澡都是奢侈的,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时,家长才会带我们到集市上去洗个热水澡。

在我们村,家家户户都有煨罐。尤其是冬天,煨罐的作用特大,大人小孩洗脸洗脚的热热水全靠它。煨罐,说不上精致,也算不上古董,在别人眼里绝对值不了几个钱。然而,在我眼里却价值连城,那么珍贵。它,盛满了我成长岁月中的往事,更凝聚着令人难忘的母爱……

煨罐究竟是什么?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也许很陌生,对于生活在农村的70后来说,则再熟悉不过了。煨罐大多是本地生产出来的,在我们县峰山公社后的窑村有一个陶瓷厂,生产各种家用器具,缸盆罐应有尽有。我家住在金陈河南边,距河堤坝约100米,那时的村庄,早晨或晚上,远远望去,总是笼罩在一片袅袅的炊烟中。

清晨,瓦蓝瓦蓝的天空云雾缭绕,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,就好像童话里的仙境,一会儿,太阳从东边冉冉升起,雾也渐渐消

失,村里各个屋顶上飘着袅袅炊烟。小时候,经常看着母亲烧锅做饭,锅膛的火苗把母亲饱经风霜的脸映照得通红,仿佛就是一幅画。

夕阳落下后,村庄里,各家各户炊烟袅袅升起,整个乡村便笼罩于轻柔的烟雾之中,大大小小的草垛,在朦朦胧胧的烟雾中时隐时现。夜晚,村里不时传来几声老牛喚哏的叫声,和几声狗追赶牲畜的叫声,村庄安逸且闲适。

每到冬天,母亲在饭做好后,都要把一煨罐冷水放进锅膛,利用余火把冷水加热,倒进茶瓶里,留着睡前洗脸洗脚用。全家人冬天用的热水,基本上都靠煨罐来完成。

我家有两个煨罐,一个用于烧热水,一个用于母亲熬药。打我记事时,母亲身体一直不好,几乎常年吃药。母亲对两只煨罐



格外看重。平时啥都肯借给人家,唯独煨罐概不外借。她内心的秘密只有自己知道——那是一只神奇的宝罐,用它熬药,药到病除,逢凶化吉。万一弄破了,那还了得!

因为家穷,舍不得买汤罐煨汤,母亲就一物多用,闲时也偶尔用煨罐来煲汤煨汤,还总是小心翼翼地煨罐,生怕把它弄坏了。

在农村烧锅的通常都是老年人,不会烧锅的人烧锅会浪费草,有的还会倒烟,我们家烧锅做饭通常都是母亲一人,忙上忙下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,时代的进步,电器、燃气的出现,煨罐早已退出人们的视野。但,我家的煨罐依然存放在老家的墙角,每当我看到它,就想起了曾经的岁月,母亲为我们辛勤地操劳,那里面永远盛藏着母亲的一颗光芒四射的爱子之心。

免费开放

□ 陈亨成

“公厕里怎么没厕纸?”所长逮住我质问。

我每天4点半就起床劳动,到6点半所长巡查的时候,已经“累成狗”。我拖着疲惫的四肢回应:“所长,我一大早就放了厕纸,肯定又被哪个人顺手牵羊拿走了。”

所长叹口气:“唉,连厕纸都被人偷,贪小利的人真多。”末了又补充说:“厕所不能缺纸,这几天有专家来暗访。工作再认真一点。”

“已经够认真了,”我向所长诉苦,“广场整天人来人往,你知道有多少垃圾吗?原来只是早中晚各扫一次,现在却要求全天守候。更糟糕的是,以前有两人清扫广场,前几天辞职了一个,责任全压在我身上,独木难支啊。”

所长摊开双手,很为难地说:“暂时招不到人,只有委曲一下了。”

我说:“加点工资不就有人应聘了?”其实这句话不知有多少清洁工听过。

所长还是像往常一样回答:“工资是区里规定的,我有什么办法呢?”

我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,趁机向他摊牌:“为了每月1800元工资,要天天从早忙到晚,我也想辞职。”

所长一个劲地向我解释:“继续干吧,加工资和招聘的申请报

告已经送给区领导批示,再等等。目前是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关键阶段,不能出任何乱子啊。”

我想起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生病住院的婆婆,无奈地点点头。

我结婚后便和丈夫一起随着打工的人流来到城里务工。城市在向四周急速扩张,城乡结合部两年前新建了个小广场。根据“创卫”标准,城区的公共厕所数量尚未达标,于是在广场边新建了个临时公厕,门口挂一张牌——公共厕所免费开放。从此,我这个“广场美容师”又承担起公厕管理员的职责。

所长走后,我又走进公厕,放进一卷厕纸。心里却在埋怨,放了又偷,偷了又放,何时是个头啊。

这时,一位老大爷提着两个塑料桶到厕所的水龙头接水。我看看不对劲,就说:“大爷,水不能提回家。”

大爷手指门楣说:“这里明明写着免费对外开放的,水不也是免费的吗?”

我哭笑不得,告诉他:“这是厕所,水是供大家洗手的,不能他用。”

老大爷面不改色地说:“好好好,今天让我接两桶水,下次不再来提。”

我有点生气了:“不可以,我叫城管来罚你。”

老大爷悻悻地离去。我提着扫把又在广场忙碌起来。

过了一会,回到公厕管理间,看到一位老大妈提着一个热水壶正在洗手间插电。

我说:“你家里不可以烧水吗?”

老大妈说:“我出来跳舞锻炼身体,顺便烧一壶水提回去。”我气得直摇头:“干吗要节约这么一点电?”

“创卫不是为大家提供方便吗?烧一下水怎么了?”

“唉,这是插电风扇用的,为了排臭味。”

老大妈立刻拉下脸:“你真管得宽啊!”

这时一群跳舞的大妈一齐围过来,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说起来:“这门口不是写着免费开放吗?”

我有口难辩,一肚子苦水排不出来。

中午下班,我走进所长办公室,递上一张辞职书。

所长瞟了一眼标题,马上抬头说:“大姐,再坚持坚持吗?算你帮我个大忙。再说,在环卫所干了这么多年,总有一点感情吧。”

我呆住了,想起家里田地因修公路而全部征用。回家自然是不行,重新创业嘛,又没本钱和技术。

我举着辞职书的手又缩了回来。

如果冬天不下雪,似乎就没有冬天的味道。小时候家住在北方,冬天下雪是最常见不过的了。大学毕业后我到了南方工作,从此便很难看见雪的踪影。有一年,南方也下起了小雪,虽然落地即化,但立刻让整座座城市生动起来。

记得当时还在上班,透过窗外望着漫无天际的雪花纷纷扬扬地下着,一种久违的感觉袭上心头。我趴在窗台上贪婪地看着,在窗户玻璃上哈了哈气,写下了“大雪你

好”几个字。是的,雪花就像一位老朋友,多年不见,在陌生的城市突然邂逅,给了我太多的惊喜。

那些飞舞的雪花,一定是被风从老家吹来的。这些雪花,勾起了我的思乡之情。

老家的雪天,似乎不太冷。雪像一场厚厚的棉被,覆盖了一切。踩在上面软软的,心里暖暖的。那时候只知道好玩,雪人堆了一个又一个,雪仗打了一次又一次,乐此不疲。玩累了,到炉旁烤火,和父亲一起边吃烤

红薯边赏雪,别有一番情趣。父亲爱看书,更爱喝酒。常常在大雪天烤火喝杯小酒,喝到高兴处哼着小调,逗得我们哈哈大笑。那个场景,我至今还记得,倒有点应了一首诗,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可惜那时不懂得父亲的乐趣,不然当父亲的一个书童也好。父亲喝酒唱歌,我则在旁温酒斟酒,其乐融融。

父亲像个大孩子,我们喜欢玩雪,他常常全程奉陪,而且比我们

玩得还疯。我们想在雪地里撵兔子,他二话不说拉起我们就走;我们想看雪融化的样子,父亲在院子里支起铁锅把雪煮给我们看。现在想想,父亲把最好的爱给了我们,那就是陪伴。如今我热爱生活,喜欢读书、写作,这些恐怕都与父亲有关。

这几年,我把年假都调到冬天,只等一场雪,我就回老家。父亲陪我长大,我想陪他看雪,陪他慢慢变老。



金蛇银舞

汤仕雄 摄

科幻 | 小说 |

大荒村记事

□ 王小东

我的故事就从那些种子讲起吧。

那天,太阳白白亮亮的,花人眼,人们低头不敢看天。也有胆儿大的,这一瞧不要紧,天上竟挂着两个太阳,离得近,光晕重叠,不细分辨还以为太阳变形了。老人们放下正打理的兽皮,眯眼朝天上看,忙又矮下身,蜷缩在太阳的光影里,口中念念有词。

丁三是晌午回村的,肩上空着,右手却攥得紧,仿佛一松手攥着的东西便会跑掉,丁三径直走向大祭司的房门。

许久,丁三和大祭司才出来,面色都不好看。

村西的空地是祭祀台,虎皮鼓挂在古槐横出来的粗壮树干上,大祭司手执神木手杖,绕着古槐缓步走,吟唱声随嘴唇一张一合传出去,一声声弱下去,一声声又强起来。虎皮鼓咚咚作响。

没有人意识到那天发生的事会有怎样深远的影响。

大荒村不大,十几户人家散落在沃野中。壮年男女领受打猎的任务,老迈者则做些零活。山林里有取之不尽的吃食,人们把野味和果实扛下山,统一交给大祭司分配。一年中,会有几次集中的狩猎季,猎来的野味用古法熏制后存储起来,人们便有几个月的休整期。休整期的夜晚是狂欢时刻,大祭司的吟唱总能把气氛推向高潮。

忽然鼓点急促起来,大祭司头上翠鸟的羽毛有节律地摆动,吟唱沙哑而有力,我听不懂,只能随着周围人低下头,尽量低下去。大祭司耗尽力气完成规定动作,在树下闭眼休息。短暂安静过后,丁三对大家讲了一些话。

大祭司仍旧闭着眼,神情肃穆。

请原谅,直到现在我还没讲关于种子的事。

当时人们好奇:丁三手里攥着的那几颗小东西是什么。

丁三说了许多话,只这一句印象深刻:今年狩猎季,将是大荒村改变的开始。

那年的狩猎季,除却狩猎,就是为那件大事做准备。人们分了几拨,干活得力的负责平整土地。野草要拔干净的,各种老式物件也都派上了用场,人们顶着日头劳作,汗水滴进空旷的土地里。

丁三的工作是给大家鼓劲儿,当然听多了便觉了无新意:某个日子来临时,再也不用辛苦狩猎了。某一天,丁三在大祭司的吟唱中将一袋种子播撒了下去,我们以为大事结束,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。

地里长出幼苗是一个月后的事,幼苗生长缓慢,极大地消耗了人们的耐心,可还是那句话:该来的,总会来。

夏天,这些陌生的植物长出穗来。秋天到来时,穗终于成熟了。

眼前这片金黄让丁三底气十足。

收割完成后的夜晚,庆祝活动如期而至。疏朗的星星在夜空中眨眼,篝火正旺,穿上草裙的大祭司欢快地跳舞,苍凉的音色有显而易见的喜悦。星星隐入月光里,大祭司头顶翠鸟的羽毛在凉风中孤单地舞动。

改变仿佛是瞬间发生的,总让人忽略之前长久的酝酿。

如今,人们乐于用打猎的壮硕身体在陌生的植物周围忙碌。后来,原本休整期的庆典也取消了,篝火已经很久不在月夜里燃烧了。

人们比从前忙碌,育苗、除草和灌溉都要一丝不苟。

王五伸展着由于长时间弯腰劳作而留下顽疾的腰,望望西边山林,夕阳正疲惫地挂山尖上。

说来也怪,除了那天,大荒村的上空再也没出现过两个太阳。

王五想,如果当初不把山谷里长着奇特植物的事告诉丁三,一切都会不一样吧。

我在大荒村的变革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,聪明的你们千万不要追究我是丁三,王五,亦或是大祭司。

请原谅我的怯懦吧。

诗 | 笔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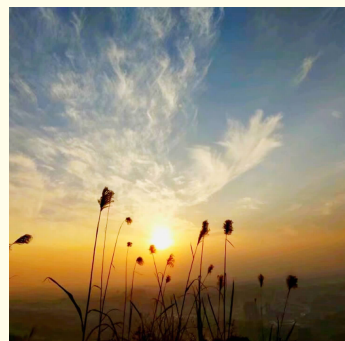
梦开始的地方

□ 陈银春

今晨的阳光
和那个冬天一样
微笑着
挂在脸庞

岁月流过的巴河水
泛着点点星光
漂过了
青春的迷茫

如诗的人生
似梦的旅程
在这个
美丽的季节
交汇成
梦开始的地方



一封秋天的来信

□ 杨琼莲

一封秋天的来信
稻谷是铺垫,它们挤挤挨挨
铺在全秋必经的路口

丹桂是其中一个段落
它捧出一缕幽香,陶醉万千过客
秋风秋雨来兮
花落眉间,也留心田

落叶才是信的主题
它在梧桐树、枫树、银杏的枝头
由绿变黄,化蝶翩跹
栖息在山林间、小河边、道路旁……

秋天的来信,经秋风传递
最后交给大地,大地敞开心怀接纳
并将它们一生的故事——
那些记忆的金黄
装进一个叫冬天的词里雪藏



家乡的雪

□ 赵自力